

## 第二十五回 神秀難秀

書接上回，說的是五祖弘忍大師看到神秀的心偈後，當夜三更把神秀傳喚到他的方丈室，對神秀又加一番開示，直指其本心本性，並讓神秀回去思惟一兩日，再作一偈給他看。諸位，五祖對神秀的此番開示，可是會集著殷切的期望。由此可見五祖對神秀的期望之心是多麼的迫切，他多麼希望神秀能悟透自性，承接衣法。可神秀一聽五祖說自己的心偈沒有見性，一時羞愧難當，回到房中痛哭流涕。

神秀他得知心偈未見自性  
不由得羞愧難當回到房中  
禁不住痛哭流涕淚如泉湧  
悲切切恨自己愚鈍太無能  
只可惜學法多年功沒少用  
數十年精勤不懈學貫諸經  
現如今身為上座受人尊重  
每日裡講經說法理無不通  
不料想隔岸觀火沒悟自性  
卻原來執著妄相無地自容  
愧對這同門子弟信任推崇  
辜負了五祖教誨令我羞愧生

神秀難過之極，想自己學法多年，身為上座教授師，卻與自身這大事因緣上隔岸觀火，難以了悟。不僅辜負五祖的教誨之恩，器重之德，也有負同門子弟的信任、推崇之情。他難過多時，回想起

五祖對他的殷切期望，期望他再做一首偈語，他只得抑制住內心的苦痛，擁被靜坐，苦思冥想，想再做一偈給五祖看。可是他神情恍惚，始終連一句都沒寫出來。其實五祖讓他思惟一兩日，是讓他思惟自性、實現自性、親證自性去，不是思惟怎樣作偈。「禪」本來是印度語，意思是靜慮，是讓人放下所有的成見，放下所有的文字，放下所有的思惟，放下所有的概念，只有排除一切世俗雜念，才能使心境保持一種清淨明澈，才能見到自性。想作偈那也是雜念，有雜念怎麼能見到自性？所以，神秀在自性方面的領悟、實證上終於不曾吐露得。

五祖天天盼著他來呈偈，可一連等了好幾天，神秀也沒來。五祖似乎有些失望，知道神秀還是沒悟，不覺一聲長嘆：「唉！慧根智性，無上妙明，悟之在人，啟之在因，非人為所能定矣！看來神秀時節因緣未到，強所難為，可惜！可惜！」不怪五祖替他惋惜，連我這說書的都替他可惜。可惜他側身禪林幾十年，經無不讀，義無不明，卻在這關鍵時刻，於自身這大事因緣上隔岸觀火，以至今日難為如此。由此可見，學佛易而見性難！儘管如此，神秀畢竟博學飽參已久，現在又得五祖大師此番的明示，縱或頓機一時不逮，終不失為楞伽宗的繼承人，後來也成為譽滿剎林的一代高僧。

單說五祖大師，天天等著神秀前來呈偈，神秀也沒來。他知道神秀沒悟，便將衣法之事屬意於惠能，希望惠能能傳來佳音。可一連等了三天，惠能也沒動靜。五祖心想，惠能身為火工，在舂房作苦役，沒事是不准出入前院禪堂、法堂的，他可能是對傳衣付法之事還不了解，我得想辦法讓他了解。想到這兒，他命侍者傳話下去，讓全寺的沙彌都到南廊下念誦神秀的心偈。必須要念熟背會，在近幾天內到處念誦，要朗朗上口，方可參得禪機，學得佛法。數日間，幾十個小沙彌無處不在朗誦神秀的心偈。

單說惠能，在東山寺舂房身負腰石天天努力勞作，以期多出穀米，供養僧寶。大家還記得，惠能剛到東山寺見到五祖的時候就說要作佛，可是這幾個月他一直在這槽廠勞作。這是教我們，學佛求道要向最上乘著眼，而槽廠踏碓正是最下處著手。這叫許上等願，結中等緣，享下等福，這是他慈悲示現身教，為後學做榜樣。他雖然天天勞作，可時時刻刻在靜慮修禪，內絕妄念，外息諸緣，不停的用功修行，對五祖傳衣付法之事他一無所知。這一天，他正在舂房踏碓舂米，忽見有一個小沙彌口念詩偈從門前經過，惠能一聽，心中一動，急忙奔到門口：「請問上人，您剛才誦的是什麼心偈？」這惠能多謙虛，對一個小沙彌都稱為上人。別人輕賤他、瞧不起他，稱他獼獠，可他對別人是這樣的尊敬，儘管受人輕賤，卻不改自己清淨平等的慈悲心。

小沙彌一聽：「什麼？獼獠，你難道不知道南廊下的詩偈？」「什麼詩偈？請問上人，您能說給我聽嗎？」「你這獼獠，笨頭笨腦的，就知道幹活，也真夠可憐的。我告訴你吧，五祖大師說世人生死事大，他要傳付衣法退居讓位了。讓每人做一首偈語給他看，誰悟透自性，他就把祖師的衣法傳給誰，讓這個人做第六代祖師。告訴你，現在有秀上座做了一首無相頌，五祖大師很稱讚，說做得好，讓咱們照偈修行，多多拜誦，將來有功德，能不墮三惡道。我看你這麼遭罪，也應該到南廊下去拜誦拜誦，省得你來生再這麼苦了。」「多謝上人指點。可我來此八個月，從未到過前院，煩勞上人給我帶個路好嗎？」

小沙彌倒挺慈悲：「好吧！我就幫幫你獼獠的忙，給你帶個路，行一行菩薩道，跟我走吧！」小沙彌頭前帶路，惠能緊緊相隨，不多一時來到前院法堂前的畫廊下，見許多人都站在這畫廊前念誦心偈。小沙彌手指心偈告訴惠能：「獼獠，你看，這就是那首無相

頌，你趕緊朝這多多念誦多多磕頭，磕得愈響愈多你愈有功德，省得你下輩子再這麼苦。」「多謝上人，可是我不認識文字，麻煩您給我讀一下好嗎？」還沒等這小沙彌答腔，人群中有人答話：「這位居士，我來給你念吧！」惠能順聲音扭頭觀看。

惠能他順聲舉目觀  
答話之人氣度不凡  
頭戴儒巾英華滿面  
三十左右正在而立年  
此人熱腸要將偈念  
善意幫助我解疑難  
看他好像是位官宦  
定然飽讀詩書學識淵

惠能猜得一點不錯，此人確實是位飽讀詩書的儒生，又是一位官員，名叫張日用，他在江州任別駕官。別駕相當於省政府的祕書長，地方的副主官，地位相當高，江州就是現在的江西九江。此人不光文化水平高，對佛法也非常的崇拜，是個很虔誠的佛教徒，常來東山寺隨五祖大師學法。他一聽五祖稱讚神秀的心偈作得好，也前來拜讀，恰巧遇著惠能不識字，找人幫忙，他就主動幫忙，要替惠能念誦心偈。惠能一聽非常感激，當即向他抱拳拱手：「多謝仁兄代勞，在下盧惠能，乃本寺劈柴舂米的一介俗漢，因不識文字，故而有勞仁兄。」

「原來是盧居士，你不用客氣，聽著吧！這首偈頌是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』」惠能一聽就知道此偈沒有究竟，道理雖然說得不錯，但只是漸次法門，還是著於有修有證的執相漸修，不合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的清淨妙修。當即搖了搖頭。張日用一看惠能搖頭，還以為他沒聽懂：「盧居士

，你是不是沒聽懂？你要沒聽懂，我再給你讀一遍。」「不用了，聽懂了，只是此偈沒有究竟。在下也想做一偈指示心要，不知仁兄能否代為書寫？」「什麼？你也作偈？我說你連字都不認識，你做什么偈！你是不是幹活累得發高燒說胡話？回去回去，劈柴舂米，該幹啥幹啥，別在這浪費時間了。」這張日用說話是真不客氣，這可能是官場人的習性。

惠能一聽，衝他一抱拳：「仁兄，此言差矣！想學無上正覺就不可輕視初學。須知世上的事並非一定，下下等的人往往卻有上上等的智慧，而上上等的人也會有埋沒自己智慧的時候。如果隨便輕視初學，就會有無量無邊的罪過。」張日用一聽大為震驚，他萬沒想到，這個在寺院裡打雜的一介俗漢，竟能說出這麼有道理的一番話，這番話竟使他對惠能刮目相看。這一刮目相看不要緊，惠能的形象也變得超凡脫俗與眾不同了。此時，張日用眼中的惠能那可太不一般了。儀表的整肅，步伐的莊嚴，神態的慈悲，靜肅的風度，都讓他佩服之極，要不怎說境由心生，境不離心？

人們所認識的一切事物，都離不開人們所能認識的心。比如說有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在她丈夫眼中，她是一個賢慧的妻子形象；在她孩子的眼中，她是一個善良的母親形象；在一個與她同樣漂亮的女人眼中，她簡直就是個仇敵；而在鳥獸的眼中，她的出現會把鳥獸嚇跑。所以說境由心造。比如，同樣是看天上的月亮，有人會傷懷哀嘆，有人卻覺得賞心悅目。同樣是在秋天，有人會覺得果然「秋日勝春朝」，有人會感到「秋風蕭瑟天氣涼」，不勝悲涼。境本是同樣的境，不同的心卻造出不同的境。所以說「風月無今古，情懷自淺深」，以我們自己的心境看事物，與別人不一樣，以我們自己不同的心境看同樣的事物，也會有不同的感覺。所謂「人是萬物的尺度」，這個尺度就是我們的心。

張日用原本乍看惠能，那是一介寺院裡打雜的俗漢，很不起眼，聽了惠能的一番高論之後再看惠能，頓時覺得惠能超凡脫俗，簡直威嚴穩重如山，不恭敬代勞實覺不安：「想不到你年紀輕輕，如此的言語不俗，張某有眼無珠，言語冒犯，望您海涵。張某甘願代勞，請你稍等片刻，容我取過筆硯再代你書寫。」張日用說完，取過筆硯，來到了惠能面前：「盧行者，請你敘述心偈，張某代你書寫」。